

自選章節

第一章 京都血玉，寶島驚龍

【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極致の東亞瑰寶》特展現場】

寒意料峭的京都早春，被一場醞釀已久的藝術風暴驅散了涼意。京都國立博物館燈火輝煌，宛如一座懸浮於夜色中的水晶宮殿。

今夜，國際博物館協會大會的重頭戲——《極致の東亞瑰寶》特展開幕，冠蓋雲集，空氣裡瀰漫著香檳的微醺、昂貴香水的馥鬱以及一種無聲的角力。安保級別前所未有，西裝革履的特勤人員目光如鷹隼，隱沒在衣香鬢影的政商名流與學界泰斗之間。

展廳核心，一方澄澈如水的防彈玻璃罩內，聚光燈如神祇垂憐，精準地傾瀉而下。那方靜靜臥于明黃錦緞之上的玉璽，通體瑩白，頂端五龍交紐，盤踞之勢威嚴畢露。底部，「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鳥蟲篆字，在強光下仿佛流淌著千年帝王的血脈與威嚴。它正是失傳千年、三年前於臺灣南部神秘出土，震動寰宇的——秦始皇傳國玉璽。此刻，它成為整個東亞目光的焦點，也是權力無聲的圖騰。

前故宮博物院院長秦昊銘，這位七十六歲的東方文物界泰斗，身著剪裁合體的深色中山裝，銀髮一絲不苟。他站在離玉璽幾步之遙的發言台後，溫和的目光掃過台下諸多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作為臺灣博物界的代表，他即將為這場盛會致開幕辭。歲月在他身上沉澱出儒雅與從容，唯有眼底深處，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凝重。

此行，除卻展覽，尚有一樁秘而不宣的使命：與日本宮內廳密晤，試探討回那面深藏于東京皇居深處的藍地黃虎旗真跡的可能性。日方的強硬態度，早已懸在他心頭的一塊巨石。

「諸位尊貴的來賓……」秦昊銘清朗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遍展廳，「今夜，我們彙聚於千年古都，共同見證歷史的輝光……」

話音未落！

「砰——！」

一聲短促、沉悶、撕裂空氣的爆鳴，壓過了所有優雅的旋律和低語。
那不是禮炮，不是香檳開瓶，是死亡的宣告！

秦昊銘身軀猛地一震，如同被無形的巨錘擊中。他臉上那份沉靜的睿智瞬間凝固，被巨大的驚愕取代。額角太陽穴上方，一個刺目的血洞驟然綻開，溫熱的鮮血混合著難以言喻的物質，瞬間噴濺在潔白的襯衫領口和他身後那面印有大會標誌的巨幅背景板上。他整個人向後踉蹌，眼中最後映出的，是那方在防彈玻璃罩內兀自散發著幽冷光芒的傳國玉璽，以及一片驟然升起的、驚駭欲絕的尖叫聲浪。

時間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隨即是失控的快放！

「保護玉璽！」

「院長！」

「有刺客！」

驚呼、尖叫、桌椅碰撞的混亂聲響轟然炸開！衣冠楚楚的賓客瞬間化作驚慌的鳥獸。人群像被投入巨石的池塘，波紋混亂地炸裂、推搡、奔逃。安保人員的厲喝與無線電的嘶鳴交織。

三道身影如同獵豹般，以遠超常人的速度從不同方位撲向發言台。正是秦昊銘此行的貼身安保，天地會香花堂萬家三傑——萬天虎、萬天鳳、萬天鷹。

萬天虎，身形魁梧如鐵塔，此刻鬚髮皆張，雙目赤紅，怒吼著：「院長！」

一個箭步上前，粗壯的手臂瞬間托住秦昊銘軟倒的身體。入手處一片溫熱的黏膩，讓這位剛猛漢子心頭劇震。他本能地將秦院長高大的身軀護在自己寬闊的背後，另一隻手已閃電般探入懷中。

萬天鳳，一襲黑色勁裝勾勒出矯健身姿，冰冷的臉上此刻也佈滿寒霜。她修長的手指間，三枚邊緣銳利、形如綻放紅花的精鋼飛鏢已蓄勢待發，目光如電，銳利地掃視著高處燈光陰影區、通風口等一切可能的狙擊點。她的站位精準地封堵了玉璽與秦院長之間可能的二次攻擊線路。

最年輕的萬天鷹則如靈猿般騰挪，幾個輕巧卻迅捷無比的縱躍，已登上發言台旁的裝飾立柱，居高臨下，視野瞬間開闊。他身體微微伏低，全身肌肉繃緊，

像一張拉滿的弓，隨時準備撲向任何顯露的威脅。

「二哥！玉璽！」萬天鷹的聲音急促。

萬天虎聞聲，一手仍死死護住秦昊銘，另一隻大手已如鐵鉗般牢牢按在防彈玻璃罩上，魁梧的身軀幾乎將整個展臺護住。他目光掃過混亂現場，對著衣領處的微型通訊器嘶吼：

「萬天鷹警戒！萬天鳳，控場！目標已中彈！重複，目標已中彈！玉璽暫時安全！呼叫支援！封鎖所有出口！」

萬天鳳手腕一抖，一枚紅花鏢帶著淒厲的破空聲射向展廳高處一盞可能藏匿的射燈基座，「叮」的一聲脆響，火花四濺。這是震懾，也是警告。她清冷的聲音穿透混亂：「所有人！原地蹲下！立刻！」聲音不大，卻蘊含著不容置疑的力量，奇異地讓附近一小片區域的騷動為之一滯。

急救人員終於衝破混亂的人群。萬天虎小心翼翼地將已然失去意識、面如金紙的秦昊銘移交過去。看著擔架迅速被抬走，地上蜿蜒刺目的血跡，這位剛猛漢子死死攥緊了拳頭，指節因用力而發白，眼中燃燒著憤怒與自責的火焰。

「媽的！」他低吼一聲，猛地轉身，目光死死釘在秦昊銘剛剛站立的位置後方牆壁——那裡，一個清晰的彈孔深嵌在昂貴的裝飾板材中，周圍是放射狀的裂紋和飛濺的血肉痕跡。

「找彈頭！快！」萬天鳳也注意到了那個彈孔，聲音急促。

萬天鷹已從柱子上滑下，動作輕靈無聲。他迅速從隨身裝備中取出一個小巧的強光手電筒和鑷子，湊近彈孔仔細探查。幾秒後，他小心翼翼地用鑷子從碎裂的建材縫隙中，夾出了一枚扭曲變形的金屬彈頭。

彈頭本身並無特殊，但奇特的是其尾部彈殼的底火部位。在強光照射下，可以清晰看到，彈殼底部並非平滑，而是被精密地鐫刻著一個奇異的圖案——三個尖銳的螺旋三角，以一種扭曲的方式首尾相連，構成一個充滿詭異動感的漩渦。它既像某種古老的忍具飛鏢，又像帶著惡毒詛咒的原始圖騰。

「三角螺旋……飛鏢？」萬天鷹眉頭緊鎖，將這枚帶著不祥氣息的彈殼小心封入證物袋。他從未見過這種標記。

萬天鳳湊近看了一眼，冰山般的臉上也掠過一絲凝重：「不是常見的組織符

號。有古怪。」

萬天虎盯著那證物袋，粗重的呼吸帶著鐵鏽般的血腥氣：「通知李教授！立刻！這事……捅破天！」他口中的「李教授」，是他們此刻唯一能想到的、足以應對這詭異局面的人——那個遠在臺灣、被他們視為「鬼才」的老朋友，秦昊銘最得意的門生，李玉才。

【臺灣·台南·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系·某偏僻階梯教室】

陽光透過高大的木框窗戶，在佈滿歲月痕跡的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斜斜的光斑。空氣裡浮動著塵埃和舊書卷特有的微澀氣味。講臺上，一個穿著洗得發白的淺灰襯衫、袖口隨意挽到手肘的男人，正捏著一塊粉筆頭，對著投影幕布上一隻精美青銅觚的局部放大圖指指點點。

他就是李玉才，三十二歲，前國家文物局最耀眼的新星，如今卻蟄伏在這所南部大學的角落，掛著個客座教授的虛銜。

「注意看這雲雷紋的第三道轉折處……」李玉才的聲音不高，帶著一種獨特的磁性，吐字清晰，語速偏快，「線條走勢看似流暢，但細看這裡……」粉筆點在幕布上一個細微的節點，「力道有微妙的遲滯和回鋒。這是明代晚期仿商周青銅器的一個典型破綻。當時的匠人追求古拙，反而用力過猛，失了真品的渾然天成。記住，真正的古物，它的『呼吸』是連貫的。」

台下的學生大多昏昏欲睡，只有前排幾個真正對考古癡迷的學生聽得兩眼放光，埋頭速記。

突然，一陣不合時宜的、尖銳刺耳的手機震動聲打破了課堂的寧靜，嗡嗡作響，帶著一種令人心悸的固執。聲音來源是李玉才隨意扔在講臺角落的帆布包。

李玉才的眉頭幾不可察地皺了一下，講課的節奏被打斷。他看也沒看，伸手精準地探入包內，摸出那部老舊的黑色手機。螢幕上跳動著一個沒有存儲的名字，但那個號碼他爛熟於心——國家文物局局長江坤的緊急專線。

一絲極其微妙的預感，如同冰冷的蛇，悄然爬上心頭。江坤這位老學長兼好友，若無天大的事情，絕不會在這個時間點打這個號碼。

他拇指劃過螢幕，將手機貼在耳邊，並未立刻說話，只是轉身，背對著學生，

面朝著窗外蔥郁的榕樹。

「喂。」聲音平靜無波。

電話那頭傳來江坤的聲音，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沉穩老練，只剩下一種強行壓抑卻依舊透出的驚惶和嘶啞：「玉才！出大事了！秦老……秦院長他……在日本京都遇刺了！」

時間仿佛凝固了一瞬。窗外的鳥鳴、教室裡的呼吸聲，都瞬間被抽離。李玉才握著手機的手指關節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但臉上依舊看不出太多波瀾，只有那雙深邃的眼眸深處，仿佛有驚濤駭浪驟然掀起，又瞬間被強行壓回冰封的海面之下。

「說清楚。」三個字，冷靜得近乎冷酷。

「就在剛才！開幕式上！有人開槍……子彈打中了頭部……正在搶救，生死不明！」江坤的聲音帶著顫抖，「現場很亂，萬家兄弟在……玉璽沒事，但他們找到彈殼……彈殼上有古怪圖案！還有……」他深吸一口氣，壓低了聲音，帶著一種近乎絕望的沉重，「就在同一時間，我們這邊……也出事了！三件事！孔廟下馬碑被砍斷！圓山飯店金龍廳爆炸，龍頭斷了！最要命的是……局裡收藏的那面藍地黃虎旗仿品……被盜了！」

三件事！秦老師遇刺！國寶失竊！臺灣本土文物接連被毀！

李玉才的腦海中瞬間串聯起幾個爆炸性的資訊點，如同幾塊冰冷的巨石狠狠砸進心湖。他沉默著，只有太陽穴在微微跳動。江坤在電話那頭急促地喘息，等待著他的反應。

幾秒鐘後，李玉才緩緩開口，聲音低沉而清晰，每一個字都像淬了冰。

「藍地黃虎旗……秦老師出發前，私下跟我提過。他去京都，明面是展覽，暗裡……是受高層委託，想和日本宮內廳談，討回藏在皇居裡的那面真品旗子。」

他頓了頓，語氣陡然加重，帶著一種穿透迷霧的銳利，「刺殺，黃虎旗失竊，還有那兩起破壞……絕不可能是巧合！彈殼圖案什麼樣？」

「萬天鷹拍了照，剛傳給我！我馬上發你！」江坤連忙道，「三個螺旋三角，連在一起，像個邪門的飛鏢！」

「螺旋三角……」李玉才低聲重複，大腦如同高速運轉的精密儀器，瘋狂檢索著所有相關的歷史符號、秘密組織標記、冷兵器圖鑒…琉球？忍者？某個隱秘流派？暫時沒有匹配項。但這圖案本身，就透著一股刻意為之的詭異和指向性。

「上面……上面的意思是？」李玉才問，目光掃過窗外，遠處府城那些鱗次櫛比的老屋屋頂，在陽光下勾勒出沉默的輪廓。

「最高指示！」江坤的聲音斬釘截鐵，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黃虎旗失竊案，以及秦院長遇刺案，併案處理。特聘你李玉才為最高顧問，全權負責！國安局、警方所有資源，隨你調用。萬家兄弟會全力配合你！玉才……老師他……寶島的臉面…就拜託了！」最後一句，已帶上了懇求的意味。

李玉才沒有立刻回答。他沉默地看著窗外。

遠處，孔廟那標誌性的紅牆一角在綠樹掩映中若隱若現。下馬碑…那方象徵著文脈尊嚴的石碑，此刻是否已斷為兩截？圓山的百年金龍，是否龍首離身？而那面凝聚了太多悲壯歷史的藍地黃虎旗，又落入了誰的手中？

秦老師倒在血泊中的畫面，與這些破碎的文物影像在他腦中重疊、碰撞。

一股沉甸甸的、混合著憤怒、責任與冰冷探究欲的力量，在他胸腔內凝聚。

「好。」他終於開口，聲音不大，卻像一塊磐石投入死水，帶著千鈞之力，「我接。讓萬天虎他們穩住京都局面，保護好玉璽。通知國安局彭少安，我要最快一班去京都的飛機。同時，立刻封鎖台南孔廟、圓山金龍廳現場，任何人不得靠近！等我指令。黃虎旗失竊案現場，原樣保留，等我回來。另外，把彈殼圖案的高清照片，還有孔廟、圓山現場能找到的所有異常痕跡照片，第一時間發我。」

「明白！我馬上安排！」江坤如釋重負，又帶著緊迫感。

「還有，」李玉才補充道，目光銳利如刀，「查一下，最近三個月，所有申請調閱過『藍地黃虎旗』仿品檔案，或者以研究名義接近過它存放庫房的人。一個不漏。」

掛斷電話，教室裡一片寂靜。學生們都感覺到了講臺上那位年輕教授身上散發出的、與方才講解文物時截然不同的凜冽氣息。

李玉才轉過身，臉上已恢復平靜，只是眼神深處，多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專注和冷冽。他拿起粉筆，在黑板上龍飛鳳舞地寫下幾個大字：「課堂暫停。緊急事

務。後續安排待通知。」

粉筆被隨意地扔在講臺上，發出清脆的聲響。他看也沒看臺下錯愕的學生，拎起那個陳舊的帆布包，大步流星地走出教室門。陽光將他離去的背影拉得很長，那背影裡，再無半分客座教授的閒散，只有一種即將踏入風暴中心的決絕與孤勇。

【台南・孔廟・全台首學牌坊外】

警戒線刺眼的黃黑色將莊嚴肅穆的孔廟區域割裂開來。空氣中還殘留著香火和油漆的淡淡氣味，但此刻卻被一種壓抑的緊張感取代。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陳慶文一臉鐵青，額頭冒汗，正對著負責現場封鎖的員警發火：「什麼叫沒有目擊者？！這麼大一塊碑！說斷就斷了？監控呢？都是擺設嗎？」他指著牌坊外，那方象徵著「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的古老石碑。

此刻，這方承載著數百年文教尊嚴的「下馬碑」，已從中部被粗暴地一分為二！斷口猙獰，上半截沉重地歪倒在一旁的泥土裡，下半截仍頑固地嵌在基座中，像一具被腰斬的軀體。斷裂處石屑散落，觸目驚心。

「報告副局長，」一名鑒識科警員蹲在斷碑旁，小心翼翼地用鑷子夾起一小塊灰黑色的碎屑，舉到眼前仔細辨認，又湊近斷口處仔細觀察，「破壞工具非常特殊，不是常見的斧鑿或者電鋸。」他指著斷口處幾個極其細微、幾乎難以察覺的凹陷痕跡，「看這裡，還有這裡，這種擠壓碎裂的紋路……更像是某種巨大的、帶有特殊咬合齒的液壓鉗造成的。而且……」

警員站起身，指著斷碑旁邊的石質基座側面一處不起眼的位置，那裡有一個淺淺的、但輪廓異常清晰的印痕。

「我們在基座這裡，發現了這個。」

陳慶文和旁邊的文物局保全大隊長何大寶立刻湊過去。

那印痕由兩個相對的、邊緣銳利的V形凹槽組成，凹槽底部尖銳，中間似乎還有一個短小的橫杠連接痕跡。整體造型，如同一把巨大而古老的鐵剪刀，死死鉗咬後留下的印記。

「荷蘭鐵剪刀……」何大寶倒吸一口涼氣，臉色瞬間變得極其難看。作為文物保全專家，他對這類帶有強烈歷史符號特徵的痕跡異常敏感。

陳慶文也認了出來，聲音發顫：

「熱蘭遮城（安平古堡）城牆裡嵌的那種……荷蘭人特製的壁鎖印子？這……這東西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就在這時，陳慶文的手機響了。他看了一眼，是江坤局長。接通後，江坤急促的聲音傳來：「慶文！現場情況如何？找到什麼線索沒有？」

「局長！」陳慶文連忙彙報，「下馬碑被攔腰截斷！手法粗暴，工具特殊，像是大型液壓鉗！最詭異的是，我們在基座上發現了『荷蘭鐵剪刀』的印痕，和安平古堡牆裡的一模一樣。」

電話那頭的江坤顯然也震驚了，沉默了兩秒，語氣更加凝重：「『鐵剪刀』…這絕不是普通的破壞！保護好現場，任何細節都不要放過。李玉才已經動身去京都了，但他特別交代，孔廟現場要原樣保留等他回來。另外，圓山那邊情況怎麼樣？」

「圓山……」陳慶文剛開口，手機裡又傳來另一個急促的呼叫，是負責圓山現場協調的專員。他連忙切換線路，幾秒鐘後，臉色變得更加灰敗。

「局長，圓山飯店金龍廳爆炸初步報告出來了！」陳慶文的聲音帶著難以置信：「爆炸點非常精準，就在懸掛『百年金龍』龍頭正下方的承重柱位置！定向爆破！龍頭…徹底斷裂墜毀！現場還檢測到殘留的軍用級 C4 塑膠炸藥成分，這……這是有預謀的精準襲擊！」

【臺北・圓山大飯店・金龍廳】

昔日金碧輝煌、象徵尊貴與祥瑞的金龍廳，此刻一片狼藉，瀰漫著刺鼻的硝煙和粉塵氣味。巨大的水晶吊燈歪斜著，碎片滿地。爆炸的中心點，一根裝飾著盤龍金紋的粗大承重柱被炸開一個猙獰的豁口，鋼筋扭曲外露。地面上，散落著無數金紅色的琉璃瓦碎片和木屑。

最令人心碎的，是廳堂正前方原本高高在上、俯瞰眾生的那只巨大鎏金「百年金龍」龍頭。它已從頸部位置斷裂，沉重而扭曲地砸落在下方一片廢墟之上，

龍角折斷，威嚴的龍目黯然無光，金漆剝落，露出底下灰暗的木質和複雜的樺卯結構。斷裂處，依稀可見當年臺灣神社時期的古老工藝痕跡。

國安局特勤隊隊長彭少安，這位壯碩如熊羆的漢子，正蹲在斷裂的龍頭旁。他戴著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撥開覆蓋在龍頭斷裂面上的一些碎木和石膏塊。爆炸的衝擊和墜落的重力，使得斷裂面參差不齊。然而，在靠近內側、未被完全熏黑的一小塊相對完好的木質斷面上，彭少安銳利的目光捕捉到了一些異樣。

那不是爆炸撕裂的自然紋路，也不是樺卯介面。那是幾道深深的、邊緣銳利的刻痕！痕跡很新，顯然是爆炸發生前不久才留下的。

他屏住呼吸，拿出強光手電筒和放大鏡，湊近仔細觀察。

刻痕由簡單的線條構成：上面一個圓圈，圓圈下方連接著兩道斜向下的、略向內彎曲的短弧線。整體看上去…像是一個極其簡化的、帶著某種原始圖騰意味的……

「虎頭？」彭少安眉頭緊鎖，低聲自語。這個簡筆劃般的虎頭符號，與這富麗堂皇的金龍廳，與這被炸毀的日本時代遺物，顯得格格不入，透著一股難以言喻的詭異和挑釁意味。

他立刻拿出專用相機，對著這處刻痕進行多角度、高精度的拍攝取證。同時，他的目光掃過龍頭墜落點周圍散落的瓦礫碎片。在一片較大的、繪有雲紋的金紅色琉璃瓦下，似乎壓著一些顏色不同的碎塊。

他走過去，輕輕移開琉璃瓦。映入眼簾的，是幾塊被砸得稀爛、顏色鮮豔的糕點殘骸。糕點的質地細膩，能看出被精心捏塑成小豬和小羊的形狀，只是此刻都支離破碎，沾滿了灰塵和碎屑。依稀能分辨出，小豬是粉嫩的肉色，小羊則是潔白的。數量雖然難以精確統計，但從殘骸規模看，似乎是幾頭「豬」和十幾頭「羊」。

「九豬……十六羊？」彭少安腦海中瞬間閃過這個幾乎快被遺忘的、台南獨有的古老習俗名詞。祭拜太陽星君的供品？它們怎麼會出現在爆炸後的圓山飯店金龍廳？是巧合，還是…某種儀式性的宣告？

【萬米高空・飛往東京的航班】

引擎的轟鳴是艙內唯一的背景音。公務艙內燈光調暗，大部分乘客已陷入沉睡或閉目養神。

李玉才靠窗坐著，面前的小桌子上攤開著一台螢幕不大的筆記型電腦。螢幕的冷光映著他輪廓分明的側臉，顯得專注而冷峻。螢幕上分成了幾個區域：江坤傳來的彈殼底部螺旋三角圖案高清特寫；孔廟下馬碑基座上的「荷蘭鐵剪刀」印痕照片；圓山金龍廳斷裂龍頸上那個簡陋的虎頭刻痕；還有那堆碎裂的「九豬十六羊」糕點的現場照片。

他的手指在觸控板上滑動，不斷放大、縮小、對比著這些圖像。螺旋三角的扭曲動態感，「鐵剪刀」印痕的古老剛硬，虎頭刻痕的粗獷原始，以及那些色彩鮮豔卻破碎的祭品……這些元素在他腦中激烈地碰撞、旋轉，試圖尋找那根能將其串聯起來的、無形的線。

秦老師昏迷前可能想說什麼？黃虎旗真跡的談判？仿品的失竊？下馬碑的「鐵剪刀」？金龍的「虎頭」刻印？還有那神秘的螺旋三角子彈……

線索紛亂如麻。

他關掉圖片視窗，打開一個加密的歷史文獻資料庫。手指在鍵盤上快速敲擊，輸入關鍵字：「特殊彈殼標記」、「歷史刺殺案」、「神秘組織符號」、「日本」、「琉球」、「忍者」……

海量的資訊流掠過螢幕。他的目光如同最精密的篩子，快速過濾著無用的資訊。時間一分一秒過去。就在他準備暫時關閉資料庫，閉目整理思緒時，一條關聯性很弱的檢索結果，如同沉船中偶然露出水面的桅杆，吸引了他的注意。

條目標題：《〈馬關日記〉殘卷考釋 - 李鴻章遇刺案相關醫療記錄補遺》

李玉才的心跳莫名地漏跳了一拍。他迅速點開。

那是一份數位化處理的、字跡有些潦草的德文醫療記錄副本的節選掃描件，附有中文翻譯。記錄者標注為「德籍隨軍醫生 馮·哈茲」。時間：1895年3月24日。地點：日本下關（馬關）。

內容翻譯如下：

「……李中堂閣下受槍擊已五日。創口在左顴骨下，子彈深入顱內，幸未立

斃…今日午後，於其下榻處行緊急手術……餘親自主刀……子彈卡於顴骨深處，幸未進一步深入……取出一枚口徑約為 11mm 之鉛彈頭…彈頭已變形…然其底部彈殼尚存，為銅質……最奇者，此彈殼底部，非光滑，乃鑄刻有一奇異徽記！餘以放大鏡細觀之，其紋樣乃由三個尖銳之螺旋狀三角構成，彼此勾連，呈旋轉不息之態……此標記前所未見，非制式……余詢問日方人員，皆諱莫如深，或言乃「浪人邪器」標記……此彈殼由李中堂清醒後索去，秘藏之……手術畢，中堂雖虛弱，然神志甚清，言此彈關乎國運，囑餘務必保密……」

李玉才的呼吸驟然屏住！

他的目光死死釘在螢幕上那份醫療記錄的插圖——那是一個手繪的、略顯粗糙但特徵清晰的圖案：三個尖銳的螺旋三角，首尾扭曲相連，構成一個充滿惡意的漩渦！

和他手機裡保存的、射入秦昊銘院長頭顱的那枚彈殼底部的圖案——一模一樣！

跨越一百二十年的時空！從李鴻章到秦昊銘！從決定臺灣割讓命運的馬關，到展示中華國璽的京都！

寒意，如同萬米高空中舷窗外的冰冷氣流，瞬間從脊椎骨竄上李玉才的頭頂，讓他握著滑鼠的手指都僵硬了。這不是簡單的刺殺！這是一場跨越世紀、陰影從未散盡的延續！這個詭異的螺旋三角標記，如同一個來自歷史深淵的詛咒，再次浮現！

它背後代表的，究竟是什麼？

與此同時，在臺灣本島。

國家文物局證物分析室內，技術專家阿南頂著一頭亂髮，雙眼佈滿血絲，死死盯著電腦螢幕上對「荷蘭鐵剪刀」印痕的三維掃描建模圖。他嘗試將其與資料庫裡已知的所有歷史鎖具、工具印記進行比對，一無所獲。煩躁中，他無意間將建模圖旋轉了一個角度。

當那個 V 形凹槽構成的印痕以某個傾斜角度呈現時，阿南猛地瞪大了眼睛，像被電流擊中！

「這……這……」他失聲叫了出來，手忙腳亂地調出李玉才剛剛要求協查的、

京都刺殺案的關鍵證物——那枚刻有螺旋三角圖案的彈殼底部高清照片！

他將兩張圖片並排放在一起，然後將「鐵剪刀」印痕的建模圖，小心翼翼地、按照某個特定的角度，覆蓋在彈殼的螺旋三角圖案之上。

建模圖中代表凹槽銳利邊緣的線條，與彈殼上三個螺旋三角的其中兩個尖銳外角……竟然在旋轉了大約 120 度後，呈現出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度吻合的形態！仿佛那「鐵剪刀」的咬合齒，就是為印刻這螺旋三角的某個部分而生的模具！

阿南的後背瞬間被冷汗浸透。他顫抖著手，抓起桌上的內部保密電話，聲音因為極度的震驚和激動而變調：

「江……江局長！重大發現！孔廟『鐵剪刀』印痕……和京都刺殺彈殼上的螺旋三角……它們……它們可能同源！」

舷窗外，漆黑的雲海翻湧，深不可測。偶爾有高空閃電在極遠處的雲層中無聲亮起，瞬間映亮李玉才凝重的側臉，也仿佛照亮了那隱藏在百年迷霧之後、巨大而猙獰的陰謀輪廓。螺旋三角的陰影，如同跗骨之蛆，從 1895 年的馬關，到此刻的京都與臺灣，將過去與現在，海峽兩岸與東瀛之地，死死地糾纏在一起。

黃虎旗的密碼、天地會的寶藏、斷龍的下馬碑、刻著虎頭的殘龍……還有那枚來自歷史深處的詛咒子彈……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一個深不見底的漩渦。

飛機在氣流中微微顛簸，目的地京都已在望。而真正的風暴，才剛剛開始。李玉才合上筆記型電腦，望向窗外沉沉的黑暗，眼神銳利如刀